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十葉野聞 第九章

○控鶴珍聞十則 予友著《濛汜室隨筆》，記同治帝遺詔立載澍，李高陽負恩事甚詳，頗與外間所傳帝崩時景象有異。先是，同治帝將立皇后，召滿蒙諸大臣女人宮備選。西太后獨喜侍郎鳳秀女，欲以中宮處之。鳳女雖豔秀絕儕輩，而舉止殊輕佻，孝貞及同治帝皆不喜之。侍郎崇綺女，年稍稚於鳳女，貌亦較遜，而雍容端雅，望而知為有德量者。孝貞深喜之，密詢帝意安屬，以崇綺女對，冊立中宮之意遂定。顧西太后獨深惡之。穆皇后氣度端凝，不苟言笑，穆宗始終敬禮之。宮中無事，嘗舉唐詩問後，後背誦如流，上益喜，故仇儷甚篤，燕居時曾無褻狎語。西太后以穆宗之敬後而薄鳳女也，益忿怒。每後入見，未嘗假以詞色，浸而母子間亦乖違矣。後乃禁穆宗不許入後宮，欲令鳳女專夕。顧穆宗亦不願常至鳳女宮，遂終歲獨居。有時侘傺無聊，宮監輩乃導上為微行，往往步出南城，作狹斜游。上輒自稱江西拔貢陳某，與毛文達昶熙相遇於某酒館中。上微笑點首，文達色變趨出，亟告步軍統領某，以勇士十餘人密隨左右。上數日後見文達，猶責其多事。其後以痘疾，竟致不起，人傳為花柳病者，實非也。清宮禁故事，天子欲行幸諸妃嬪，必先由皇后傳諭某妃嬪，飭令伺候，然後大駕始前往。諭必鈐皇后璽，若未傳諭，或有諭而未鈐璽，大駕雖至，諸妃嬪得拒而弗納，此蓋沿明制。明世宗自楊金英謀叛後，始為此制，以防不測也。

穆宗患痘，已稍愈矣，忽欲往慧妃宮中一一慧妃者，鳳女也一一後不可，上固求之，至長跪不起。後念鳳女為西太后所歡，苟堅持，他日必譖我為妒，此非美名，乃不得已，鈐璽傳諭，上始欣然往。次晨，遽變症，召御醫入視，曰：「疾不可為矣。」後聞之大悔。其後之決計身殉，固由西太后之凌虐，然亦未始不緣於此。穆宗疾大漸，一日，命單召軍機大臣侍郎李鴻藻入見。鴻藻至，上即命啟簾召之入。時後方侍榻側，欲起引避。

上止之曰：「毋須，師傅係先帝老臣，汝乃門生媳婦。吾方有要言，何必引避耶？」鴻藻入，見後在側，急免冠伏地上。上曰：「師傅快起，此時豈講禮節時耶？」因執鴻藻手曰：「朕疾不起矣。」鴻藻失聲哭，後亦哭。上又止之曰：「此非哭時。」因顧後曰：「朕尚不諱，必立嗣子。汝果屬意何人？可速言之。」後對曰：「國賴長君，我實不願居太后之虛，名擁委裘之幼子，而貽宗社以實禍。」上莞爾曰：「汝知此義，吾無憂矣。」乃與鴻藻謀，以貝勒載澍入承大統，且口授遺詔，令鴻藻於御榻側書之，凡千餘言，所以防西太后者甚至。書詔成，上閱之，猶謂鴻藻曰：「甚妥善。師傅且休息，明日或猶得一見也。」鴻藻既出宮，戰栗無人色，即馳往西太后宮，請急對。

西太后召之入見，出詔草袖中以進。西太后閱畢，怒不可遏，立碎其紙，擲之地，叱鴻藻出。旋命盡斷醫藥飲膳，不許入乾清宮，移時報上崩矣。載澍後來得禍，此亦一大原因也。嘗謂高陽此舉頗類唐裴炎之賣中宗。然中宗惑於豔妻，竟有以天下與後父之憤言。炎直言不獲見聽，激而為廢昏立明之舉，猶是人情之所有。然不旋踵而伏屍都市，妻子流徙。高陽則身受穆宗殊遇，豈中宗之於炎可比。而顧縮朒畏葸，不恤負故君以媚牝朝，乃竟以此策殊勛，蒙上賞，晉位正卿，旋參揆席，雖中途蹉跌，罷政柄，就閒地，而恩禮始終勿替，死後猶獲上諡。

以視裴炎，何禍福之不相同耶！天道無知，豈不信哉？此事關係覺羅氏興亡大局者甚重，不佞聞之丹徒馬眉叔，馬客李文忠幕，固親得之文忠者也。

宮中多秘藥，其奇誕有出人意表者，不獨前記之劉監所受毒藥已也。咸豐中，貴陽丁文誠官翰林。一日，上疏言軍事，上大嘉賞，特命召見。上方駐蹕圓明園，文誠於黎明詣朝房，候叫起。時六月初旬，天氣甚熱。丁方御葛衫袍褂，獨坐小屋內。忽顧見室隅一小幾，幾上置玻璃盤一，中貯馬乳薄桃十數顆，極肥碩，異於常種，翠色如新搗者。私訝六月初旬，外間蒲桃結實才如豆耳，安得有此鮮熟者？方渴甚，遂試取一枚食之，覺甘香異異常品，因復食二三枚。俄頃腹中有異徵，覺熱如熾炭，腸道忽暴長，俄至尺許，堅不可屈，乃大驚。顧上已升殿，第一起入見已久，次即及己。無如何，則仆地抱腹，宛轉號痛，內侍驚入視之，問所患，詭對以痧症驟發，腹痛欲裂，不能起立。內侍不得已，即令人掖以出。然尚不敢起立，並不敢仰臥。其從者以板至，側身睡其上，昇歸海淀一友人家中。友故內務府司官，習知宮內事。詢所苦，文誠命屏左右，私語之故，友曰：「此媚藥之最烈者。禁中蓄媚藥數十種，以此為第一。即奄人服之，亦可驟生人道，與婦人交，藥力馳則復其初。此必內監竊出，未及藏匿，而君誤食之爾，然亦殆矣。」急延醫診視，困臥十餘日始起。

友某，滿洲舊族也，一日語予：「欲觀古畫乎？」予欣然詣其第，茗談良久，殊無出畫意。予不能耐，亟請焉。友笑曰：「此豈可輕易取出者？子當少安毋躁，俟老人睡，始可出。」

所謂老人者，蓋其父也。予唯唯不之異，想其父寶此畫甚，吝示人耳。又久之，延予晚膳訖，縱談他事。至夜分，予將告歸矣，乃命僕覘太爺安寢否。僕報已寢，友始入，良久，捧一古錦匣出。什襲珍重，異於尋常。及出，則冊頁也。突翻視，不覺失聲，蓋所繪者滿園春色，公然為妙肖之秘戲圖。圖凡十六葉，備極淫業諸態。而其男子，則皆為一偉丈夫，鬚眉生動，十六葉無毫髮殊異。女則豐臞頰短，無一不備。裝潢精美，確係內府藏本。予舌擡神悚，不知曷以有此。友乃指畫低語曰：「此偉男即清高宗聖容也。」

慈禧最愛華美奢侈，故不得不焚財贖貨。其時宮中賄賂風行，為歷史所罕見。皇帝每問安一次，內監必索賄五十金，后妃以次各有差。宮眷侍奉太后，亦必有孝敬，始得安其身，否則飽受凌虐，復不許告退。家素豐輒苦於津貼，貧瘠者更因以致命。若近侍臣，以至外省督撫、司道等有進獻者，或賜膳觀劇，悉應納金，等級至繁，有多至十餘萬者，稱為宮門費。清介不積蓄者每不屑為，則亦因之失慈眷。南書房翰林，本內廷文學供奉，俸入至清苦，且為翰林高選。凡遇宮廷賞賚詞翰及代擬應奉文字，內侍傳旨繳進，則文件與賄賂偕往。經手內監知有獲，始允進呈，即邀御賞，否則沈沒其物，恩眷亦漸疏焉。

又每遇太后、帝之生辰及三節朝賀，王大臣及外省督撫，例進如意，或貢珍物，由內務府內監遞進。其過手費輒萬金或數千金不等，至少亦數百金。聞甲午歲剛毅運動入樞垣，制鐵花屏風十二面進御。時中外餽獻多，太后懶於遍閱，輒命內監照收而已。而剛毅必欲太后賞閱，賄近侍數萬金，因置屏風於宮中御道側。道駕過，內侍奏：「剛毅進屏風鐵花殊精奇，老佛爺曾賞覽否？」後領之，命置寢宮，自此眷遇益隆。又商約大臣盛宣懷人為郵部侍郎，進江南貢緞及金銀器皿等，宮門費至十萬金雲。故內侍等無不稱頌盛宮保者，慈眷之隆，正由於此。

又聞內侍婪賄，李蓮英為之魁，須獨取十之七，其三分給各內豎。則皆其黨也，不敢有異言。光緒帝之內監，則類多清苦異常，宮中有「冷皇帝、熱太后」之暗號。綜計李之家財，於庚子後八年中所得者，約有二百萬金鎊。蓋其先頤和園修造時侵蝕之費，尚不在內也。而慈禧所自積之贓，始終未悉其確數，或言計共二百兆兩。蓋彼雅喜囤積，外無髮放，故無人知其婪賄之總數。惟親信內宦掌之，其人則李蓮英。是諱莫如深，自難窺其底蘊。庚子聯軍之入都也，日本由大沽拔幟先登，首據頤和園，以保護為名。蓋踵庚申英法聯軍故事：圓明園寶藏，悉為二國所獲，分三等收取。高等歸獻國王，次由各軍官、軍士分得，最次則左近無賴貧民得之。除寶藏勿計外，實裝載馬蹄銀三輪船有半。各邦起而責難，僅斥一小軍官，而銀遂盡入於東京之國庫矣。十數年來，日本勝俄與擴張海軍等費，實以此款為之主，而二百兆賠款為之輔耗矣。哀哉！中國之財，喪於牝朝也。聞宮中金庫悉儲金，戊子歲已有八巨積之富。後屬誰氏之手，雖不可知，然李蓮英實其大蠹也。隆裕時所受賄賂，雖無慈禧之多，而亦不甚清淡。據知其中秘者，皆言隆裕喜發放生息，與慈禧異。然此亦可見財源之日促矣。隆裕倚滇中婦人繆素筠為左右手，繆供奉如意館垂三十年，工繪事，亦慈禧舊人也。繆為發放各票莊銀行生息，然不得裕數，但知繆經手而已。庚戌歲盛宣懷入都，人皆覬得郵傳部尚書，實因載澤之招致。載澤妻桂祥女，隆裕之妹也，與宮闈有密切關係，遂以九千六百萬兩托盛向外國某銀行存放，而以盛為經理人，出納皆

主盛。溥儀既退位，聞洋行有倒賬之說，否則盛亦發鉅財。

盛本狡獪，誠偽難必。滋可歎也。

李蓮英於拳匪盛時，氣餒張甚。及聯軍入京，兩宮西幸，太后時時怨詈，氣稍衰。又遇岑西林之摧折，幾有一落千丈之勢。然小人之技，以陰柔含忍勝。不二月，岑出於外，蓮英之寵用如故，且加熾焉。於是大肆其婪賄之伎倆。在西安行宮時，有時召見大臣，李膽敢不傳太后之諭，直說自己「累了，今天公事多得很。」大臣莫敢誰何，太后亦不知也。南方諸省進呈貢物，皆先送李總管處，奇珍異寶，積如山丘。其貢銀者，太后取其半，李取五分之一，餘交榮祿為發餉之用。此際因無宮禁規制及親王大臣等之糾察，李權益膨脹。故李意不願回鑾，且恐使館所開罪魁名單，將已列入，回鑾後即如甕中捉鼈，此亦阻撓回鑾之大原因也。時令其心腹內監蔡姓者，探京中消息，每日必報。後得慶王函，知李名不入罪魁，始不阻止回鑾。可見慈禧之行止，亦為彼所主持矣。聞當日各省解銀約五百餘萬，皆由李及其手下孫姓內監主管，抑勒婪索，無所不至。一日，湖北有解銀至，皆係元寶。李命孫監秤之，謂成色不足，須補水。委員辨曰：「湖北元寶皆足色，不致有錯。」孫監怒斥曰：「你解過幾次貢銀，知道什麼？」委員驚懼，然仍爭言不致短少。孫監大怒曰：「吾知爾之意，必以為老佛爺之秤是膺鼎也。此尚可恕乎？」正持秤欲擊之，太后聞之，走出，令孫監移銀入內，親平之曰：「予意近多走漏，故令太監覆視。免予受欺，無他意也。」委員懊喪而去，遇內務府大臣繼祿，訴之，繼曰：「我知爾已受苦。雖然，近日老佛爺防內監甚嚴，彼輩所望亦不奢，爾姑恕之。彼輩所蓄，殆已為拳匪劫盡矣。」委員不敢復言，太息而出。又粵東有進呈貢物二十四種，內監因勒索門包，退還九種。委員大驚，恐將來太后必責以走漏，不得不厚賄之，始允代呈。凡此弊竇，京中固常有之，而於西安行宮為尤甚。又內監多傾軋光緒帝以媚太后，常造種種謠言，以表褻帝之惡名。外間所傳帝年雖壯，猶有童心，恒與內監捉迷藏為戲，見太后至，則退匿屋隅。或有時動怒，則如發狂，輒擲磁器投人，傷者累累。此等謠言，實皆蓮英所編造也。回鑾後，太后漸傾向新政，蓮英亦見風使帆，變其舊說，自稱贊成維新，於軍機所定之預備立憲程序單，彼亦公然附和，可笑也。然其奸滑之意，輒露於詞色，彼敢以太后之變法為戲談，乃曰：「我們現在也成假洋鬼子了。」太后聞之，殊不怒而笑。

婦人之見，誠不可解。後有兩廣督臣陶樞奏請裁減太監。蓮英先知之，竟匿不上聞，直俟運動成熟，知太后決不允從，然後呈進。其把持之毒，可畏也若此。太后崩，蓮英年已老，猶擁厚資，與士夫往來，富貴福澤兼之，歷史上所罕有也。

光緒帝得痼疾，或云不男，故皇嗣終虛，然與珍妃感情甚摯，殆所謂非肉慾之愛歟？珍妃才色並茂，且有膽識，實女子中不可多得者。惜埋沒宮闈，厄於牝朝辱主，不克盡其才，雖然，名已傳矣。庚子之變，聯軍警信至，太后寅初即起，擬即西幸，身著藍布服，如鄉間農婦，且令改漢婦妝，梳髻如南人飾。且歎且語曰：「不意有今日也。」命僱平民驟車三，召帝與妃嬪齊集。將行，珍妃昂然進曰：「皇帝一國之主，宜以社稷為重。太后可避難，皇帝不可不留京。」太后怒甚，視之以目，忽厲聲顧命內監曰：「可沈彼於井。」內監即取氈裹妃，欲持去。皇帝哀痛已極，長跽懇求，謂：「彼年幼無知，幸太后恕其生命。」此時太后怒不可遏，曰：「速起，勿言。此時尚暇講情理乎？彼必求死，不死反負彼。天下不孝之人，當知所戒。不見夫鴟鴞乎，養得羽毛豐滿，即啄其母之眼，不殺何待？」蓋此語明斥光緒帝戊戌之事也。又曰：「予亦不欲挈之行，途中見之生恨，若留此則拳眾如蟻。彼年尚韶稚，倘遭污，莫如死之為愈。」內監知太后意已決，遂持氈裹推之寧壽宮外大井中。帝容憂感，不敢哭也。及回鑾，慈禧見大井，忽追念珍妃。時推妃入井之內監尚在，乃斥之曰：「予向言珍妃遭亂莫如死，惟必死珍妃，乃一時之感憤。今見爾，想見手推時之殘忍，猶怦怦心動。」因謫此監於海子當苦差，人皆以為太后果仁慈也。其居心狡詐叵測如此。

庚子攻使館未成，而拳民戕德使克林德，以致釀成大辱。

今京師東城有石坊，巍然建於道中者，即此大辱之紀念碑也。

當時不知戕者為何人，豈知竟有極風趣之奏聞，表明此主犯為何人者，而當日且為之表功。奇哉！當時京中都察院，亦萬不可前之拳匪罪魁也。聞都察院以此摺奏西安行在，留中未發抄，慈禧亦未加批。乃西安隨扈之一官，得此奇趣之奏摺，即抄送上海各報登載云云。奏摺略曰：日內有日本人所僱偵探，在日軍領地當舖內查出一時表，上鐫「克林德圖記」。當舖主人言：此乃一滿人名安海者所質，其人住內城車店內。偵探名曰得洛，本族營定字第八隊書記。

查得此事，即報告於日人，立派人往車店內。以二三人先入內，立院中問曰：「安海在此住否？」有一人答曰：「予即安海。」

乃立時拘去。審問之時，安海神志鎮定，毫無畏懼。問官問曰：「德國公使是否為汝所殺？」安海答曰：「我奉長官命令，遇外國人即殺之。我本一兵，只知服從長官命令。有一日，我帶領二三十人，在街巡邏，見一外國人坐轎而來。我立於旁，對準外國人放一槍，轎夫立時逃走。我將外國人拖出，已死。」

其胸前有一表，我即取之。同事者有得其手槍者，有得其金戒者。我萬不料因此表犯案。但我因殺國仇而死，心中甚樂。汝等即殺予以償命可也。」翻譯又問曰：「你那天是否醉了？」

安海笑答曰：「酒乃最好之物，我尋常每次可飲四五斤，但那天實未飲一杯。你怕我要倚酒希圖減罪嗎？」安海真一忠勇之人，侃侃不懼。觀者皆為動容，覺中國軍中尚有英雄也。次日，即交付德人，於克林德被殺之地殺之。臣等思此事，理當奏聞。

安海為國而死，當邀皇太后、皇上之憫惜，加以榮典。謹此具奏。

此奏不知何人領銜，想都老爺之英名，亦可與安海爭光也。

此奏若在端、剛時代，定得傳旨嘉獎。

回鑾時之景象，有一部分為《泰晤士報》所登者，極有風趣。茲節潤其詞錄之：十二月三十一日曉，全宮抵正定府，護送者馬隊一營，官員、太監甚眾，行李箱件等載有三千乘之多。一時旅館宿屋難容，從人至露宿。而天寒在冰點兩度下，行人嗟歎，瑟縮流涕，下級官亦幾無棲身之所。忽火起於行宮旁之殿中，幸即撲滅。

一月三日啟行，從人皆有無色。蓋各懷歸志，不願居此受苦也。

凡扈駕之王公、官吏，僕僕於凍裂不平之路中，狀至淒慘。而太后、帝妃、總管太監等，所行之路則不同。由西安至此，路皆碾以細泥，砥平鑿發，時刷以帚。鋪路金每碼（二尺五）需費墨銀五十圓。平時道蕪不治，至此窮極鋪張，皆舊習之劣點也。然非此不足以表示專制國體之尊嚴。時太后自定九時半開車，蓋太后最信吉凶，每行動必選擇時日。且於家常瑣細事，躬親檢量，絕不煩厭，雖執國權四十年，斯事不廢，蓋天性然也。時京漢路之特別車，已由公司定妥，帝、后於七時半即至站。太后至，帝、后皆跪接。太后見為時尚早，乃查點行李及接見官員，並接見洋員。太后甚獎洋員之周到。故事：帝後行程多秘密，不許參觀。此次乘坐火車為破例，乃亦破例任人參觀，蓋亦開通變更之兆也。九時半啟行，凡列車二十一輛，其次序則首為貨車九輛，又有載僕役、驛轎等之車，又次為鐵路辦事人之車，再次則頭等車二輛，坐王公大臣，次即皇帝之特別車，又次坐榮祿、袁世凱、宋慶、鹿傳霖、岑春煊及內務府諸人，又次即太后之特別車，又次為皇后、妃嬪等之特別車，又二等車二輛，坐侍從太監等，又頭等車一輛，坐總管李蓮英，最後為杰多第之事務車。時鐵路總理為盛宣懷，其辦特別車，費殊不貲。太后及帝、后之車，皆以華麗新奇之黃緞裝飾之，各有寶座、睡榻、軍機廳等。各妃嬪皆備有極厚之簾幕，思想可謂周到，實則各妃嬪皆願眺覽景物，此等簾幕亦不大用之也。

太后極迷信，欽天監謂：「擇定正月七日下午二鐘到京。」太后遂囑杰多第，必須於此時辰到永定門，極為緊要，屢囑不已。

於是杰請示保定府開車，必在七時，太后許之。六鐘已到車站，從人等之早更可知。顧天氣極寒凜，夜景奇麗，人馬戰慄，絕妙曉行圖也。諸臣以頭等車止一輛，擁擠不舒，擬加掛一輛，太后不許，遂止。然太后仍親到車內觀察，問諸人安適否，眾皆稱安。上午十一點半到豐台，太后大喜，但仍以到京時刻為念，時以己之表對鐵路之鐘。杰多第於此地辭太后下車，太后甚贊其辦理

妥當。此第一次坐火車，極為滿意，言日後當再乘之。又言：「蘆漢通車行正式開車禮時，當親臨觀之。」賞洋五千元以酬鐵路執事華、洋諸人之勞，獎杰多第以雙龍寶星。

占者言太后當於馬家堡下車，且可遵祖宗遺制。故日中太后即下車，由永定門坐轎進城。一路繁華，然不勝今昔之感也。當太后下車時，停車場有極大之篷，裝飾美麗，中有金漆寶座，以備迎接兩宮之用。京內大員數百人，候立此地；另有一特別處，款待西人。車且至，遠望三十餘輛長列車漸近車站中。由車中一窗得見太后聖容，正察看周圍之情形。在太后旁者，則皇后、妃嬪及總管太監李蓮英。諸臣見太后已到，皆跪地上，西人則皆脫帽。第一人先下車者為李蓮英，即往檢點隨帶各省貢物，箱包積如山陵。既而皇帝亦下，體貌頗健。太后目之，即匆匆上轎而行。雖有百官在旁，並不接見一語。皇帝即行，太后始出，立於車端之台上，小語云：「此間乃多外人。」略舉手答禮。慶王趨請聖安，王文韶後隨。慶請太后發輿，太后止之曰：「且緩。」立眾中約五分鐘，時精神頗矍鑠。李蓮英將箱件清單呈上，太后細視一周，復交於李。其所以不即登輿者，蓋為此也。旋允直督袁世凱之請，帶鐵路洋總管進見。太后謝其一路料量之妥善。洋總管退，太后始升輿，輿旁有一太監隨行，指點沿途景物。太后注視，道逢外人，太監呼曰：「老佛爺快看洋鬼子。」太后微笑不語。過南城，直入前門，至所謂關帝廟者，下輿入內拈香。太后跪於神前，有道士數人贊禮。時正陽門樓上立西人頗夥，下視院中，歷歷可睹。太后仰見之，俯首而笑，遂登輿直入大內。到萬壽宮，確係下午二點鐘也。亟命太監掘視前所理藏之金寶，幸未移動。太后甚喜。

因念珍妃死節，諭賜以身後之祭。蓋一則危而復安，亟思收拾人心。一則迷信之念，恐靈魂為祟，欲有以撫慰之也。論中稱其德性節烈，因不能隨扈，遂自盡以死，不願見京城之破、宗廟之辱云云。即賜位號，升位一級。嗟乎！太后殆思晚蓋哉，與其注意新政同一用意也。

太后性奢糜，而實則不喜揮霍。西人記載，俱言其西幸以前，寧壽宮所藏之金銀，約有十六兆兩，而在西安及太原所收，當亦不下此數，或更多也。最奇者，至老而容色不衰，惟面略蒼潤，絕無皺紋，或疑其有駐顏術，自謂常服牛乳所致。所服牛乳，常濃厚凝結成酪，食量甚佳。侍者輒攻其多面首，得採補術，如夏姬之雞皮三少。然宮闈事移，殊鮮佐證。要之得天獨厚，頤養佳良，非尋常婦女可比也。性最愛裝飾，雖至六十歲後，猶似少婦凝妝，一肌一鬢，一花一粉，不肯絲毫苟同。

昔小青病劇，猶起理妝，謂不可我生有一日不修潔其容。其人云「一生愛好是天然」，太后殆同此情性也。故每日時間之費於妝台者，約需十之四。晨起及午睡後或晚膳後，夏暑則浴後，浴又不一其時，凡此皆對鏡勻面，理鬢薰衣，貼花鈿，插玉搔頭之時也。其衣飾之奇麗，每日必易數次。織工繡法及顏色支配，備極精妙，必令於意適合，無一毫之缺憾。而珠寶鑽翠等之飾物，不下數千種，價值不可勝計。四方珍異之供取攜者，即窮人間之所有，而復能出其心思作用。俾配合穿插，動如人意，真可謂天之驕女矣。予友嘗給事宮闈，某日傳見，瞥覘太后首戴牡丹一朵，淡粉輕煙，其巨如盞，與其紅潤豐腴之顏色相映帶，不覺日眩神悚，急斂仰神志，不復敢仰視矣。嗚呼！

天生尤物，古人豈欺我哉！晚年嗜吸鴉片，面稍蒼白。但不多吸，每晚事畢，以為消遣之具耳。故其後下禁煙諭旨，謂年過六十之吸煙者，則可寬恕，此即推己及人，以為鴉片足為老年消閒娛樂之品而已。或云，太后暮歲，尚不忘房中術，藉鴉片以鼓練精神，此則非予之所敢斷也。

慈禧於戊戌後，憾光緒帝不已，雖不遽事廢立，而實際上待之如隸囚，未嘗假以詞色，然又一步不許自由，須處處隨太后行止，儼然一軟禁之重犯也。即如頤和園之居住，皇帝所居之室，雖與太后接近，而使繞道而過，又不使彼可自由出入。

且皇后所居，亦與帝居隔絕，防閑之法，如此周密，誠可歎也。

試觀德菱所記清宮事實，太后之於帝，可知其切齒腐心。謂太后雖喜悅，一見帝至，即面色冰冷，絕無笑容；而帝亦於平時活潑，至太后前，則直如童矣。噫！母子如此，洵敗徵也。

德菱謂：每朝見皇帝，有暇時，必問予英文，所知甚多。餘見皇帝，亦有興味，惟一至太后面前，則儀容肅默，或有時如一呆子；若一離開，儼然又是一人，蓋嬉戲玩笑，俱如常也。予從前聞人言皇帝無智識，不說話。餘今日日見之，始知不然。

予以為帝在中國，實聰明有智識之人，且腦力極足，必能做事，但惜無機會用之耳。外間每有多人問餘：「帝究有知識勇氣否？」此問者係不知中國禮法之嚴，人子敬從父母之規矩，帝亦為此禮法所拘束，故不能絲毫髮展耳。予曾與帝長談，漸知彼實一聰明人，且頗具堅忍之毅力，惟一生境遇不佳，心中因之鬱悶。又幼小之時，即身體孱弱。嘗語予讀書不多，但性情相近，乃天生一種音樂家，無論何種樂器，稍學即能。最愛批阿娜，常命餘指點。正殿中置有極大之批阿娜數器，常供練習。

又愛外國歌調，予教旁以華爾子簡調，帝鼓之甚佳。久之，乃覺皇帝實一好伴。帝亦深信餘為人，常告以苦楚，講西方之文明，予乃驚其事事皆知也。又云：己之志願，欲求中國之發達。

又愛百姓，各地方有水旱災等事，則憂形於色。外間謠言謂帝如何暴虐，皆不足據，此必太監等之偽造也。予未入宮時聞此言，既入宮，見帝殊非所聞之狀。帝待太監亦甚好，惟上下之分極嚴，帝不與太監說話時，則不許開口，又不聽太監之讒言。

予在宮中久，乃知此等太監之極壞也。觀此一節，則知帝之無能為役，皆慈禧積威使之然耳。太史公所謂「猛虎在柙，俯首貼耳」也。昔嘗謂清制以禮節跪拜困天下奇才，今太后亦以禮節跪拜困大有作為之嗣皇帝耳。毒哉，女禍！

○瀛台起居注五則

瀛台為南海子中一小島，三面臨湖，一面有橋可通出入。

當戊戌政變事泄後，太后即誘帝至其處，謂：「赦爾一命，可居此中，不得與聞外事。」一面派心腹侍衛，嚴密防守，凡一舉一動，俱有人報告於太后。且最酷者，雖實際上與以幽禁，仍每日須用其木偶之身，使之臨朝，召見臣工，其苦正逾錮閉獨處者百倍。因既置之於大廷廣廈之上，則聲音笑貌，無一而可也。維時帝乃如顛如矣，如聾如啞，人亦以顛矣聾啞目之，謂帝果無統治之才而已。八月八日，大集朝臣，帝向太后行三跪九叩禮，懇請太后訓政，此皆逼迫而為之，帝欲保其生命，則不得不屈從民。帝蓋自幼孱弱，膽力不足，內雖明白，終不敢出以冒險。且一次失敗，則神喪膽裂，視天下事皆可畏之境，太后如虎如狼，寧自屈抑，勿撓其鋒，所謂達心而儒者是。是日下午，榮祿以兵一隊，護送帝往月壇致禱，自是帝遂成一高等之祭司。《傳》曰：「政由寧氏，祭則寡人。」帝之謂歟？

慈禧又恐輿論譏其殘忍，乃令太監於茶店中播為風說，傳帝種種昏庸不道、無端迷信西法，謀殺太后，輿論乃翕然以帝為非，以太后之再訓政為是，外人使館中亦信是說，帝遂益處於孤立地位矣。帝於一身外，雖皇后不敢與之道一密切語，何況他人？故此小島中之日月，雖玉步未改，宮庭如故，左右侍奉之尊嚴，表面絲毫未損，而實則無形之獨夫、高貴之流囚而已，較之魯賓孫之寂處孤島，精神上之苦痛，突過百倍。異哉！此眾叛親離之皇帝，絕非才德之問題，而權利之問題也，顧其時外人亦騰一種強硬之抗論，為太后之箝制，為帝之生命苟不保，外國政府必起干涉，太后頗以為恨。此即端、剛崇信拳匪之言，所由乘間而入也。未幾，太后乃以帝病報告中外，一方面延請名醫以證實其事，亦彌縫再起訓政之一術耳。

慈禧以帝名義降諭，謂「自四月以來，朕即覺違和，至今日病勢未能輕減」云云，各省乃紛紛應詔求醫。江蘇巡撫乃送名醫陳蓮舫入都。陳到京後數日，即由軍機處帶領上殿。叩稱畢，跪於下，太后與皇帝對坐，中置一矮幾，皇帝面蒼白不華，有倦容，頭似發熱，喉間有瘡，形容瘦弱，鼻如鷹鉤，據陳意，頗類一西人。太后威儀嚴整，一望而知為有權力之人，似極以皇帝之病為慮，小心看護，貌若慈母。故事：醫官不得問病，太后乃代述病狀，皇帝時時頷首，或說一二字以證實之。殿庭之上，惟聞太后語音。陳則以目視地，不敢仰首。聞太后命診脈，陳始舉手切帝脈，身仍跪地上。據言實茫然未知脈象，虛以手按之而已。診畢，太后又接述病情，言帝舌苔若何，口中、喉中生瘡若何，但既不能親視，則亦姑妄聽之而已。太后語畢，陳遂叩頭謝恩而退。又以病案及其治理調護之法上呈軍機處，轉奏於帝。陳所開案，先言帝之氣體熱度等，又述呼吸器病已十餘年，又言發熱則由於身虛心勞之

故。方藥則條飲片數種，及調養身心之故，亦不知皇帝果服與否也，陳既以年邁，不甘受拜跪之苦，且如此診治，毫無把握，乃急欲出京回籍。惟官差重大，不得進退自由。後以法行賄於太監，自陳年老多病，不能留京之故，太后亦不問也。蓋當時各省延醫甚多，留京者尚有十餘人，去一陳未必動宮庭之疑。但不行賄，則內監等勢將挑拔，令太后動問，則恐生變耳。故陳知其竅，行賄而免，決無後患也。是時，慈禧實有廢立之意，風示各省督撫，使之贊同。而兩江劉坤一、兩湖張之洞，皆上奏反對其事。上海公民推經元善為領袖，上書激切言不可廢立之事。太后震怒，命捕經治罪，經逃之律門以免。慈禧又以帝名義降諭，罷免新政，

諭謂：

朝廷振興商務，籌辦一切新政，原為當此時局，冀為國家圖富強，為吾民籌生計，並非好為變法，棄舊如遺，此朕不得已之苦衷，當為臣民所共諒。乃體察近日民情，頗覺惶惑。總緣有司奉行不善，未能仰體朕意，以致無識之徒妄相揣測，議論紛騰。即如裁並官缺一事，本為淘汰冗員，而外間不察，遂有以大更制度為請者。舉此類推，將以訛傳訛，伊於胡底。若不開誠宣示，誠恐胥動浮言，民氣因之不靖，殊失朕力圖自強之本意。所有現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門，原議將應辦之事，分別歸並以省繁冗。現在詳察情形，此減彼增，轉多周折，不若悉仍其舊，著將詹事府、通政使、大理寺、光祿寺、鴻臚寺等衙門，照常設立，毋庸裁並。共各省應行裁並局所冗員，仍著各督撫認真裁汰。至開辦《時務官報》，及准令士民上書，原以寓明日達聰之用。惟現在朝廷廣開言路，內外臣工條陳時政者，言苟可採，無不立見施行。而章奏競進，輒多摭拾浮詞，雷同附和，甚至語涉荒誕，殊多龐雜，嗣後凡有言責之員，自當各抒讜論，以達民隱而宣國是。其餘不應奏事人員，概不准擅遞封章，以符定制。《時務官報》無裨政體，徒惑人心，並著即行裁撤。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，除京師及各省會業已次第興辦外，其各府、州、縣議設之小學堂，著該地方酌情形，聽民自便。其各省祠廟不在祀典者，苟非淫祀，一仍其舊，毋庸改為學堂，致於民情不便。此外業經議行及現在交議各事，如通商惠工，重農育材，以及修武備、濬利源，實係有關國計民生者，亟當切實次第舉行；其無裨時政而有礙治體者，均毋庸置議，著六部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詳加核議，據實奏明，分別辦理。方今時勢艱難，一切興革事宜，總須斟酌盡善，期於毫無流弊。朕執兩用中，不存成見；大小臣工等，務當善體朕心，共矢公忠，實事求是，以副朝廷勵精圖治、不厭求詳之至意。將此通諭知之。於是帝所經營百日間之新政，一切推翻，而淒涼寂寞之小島中，黯黯無色矣。

瀛台本為帝、后避暑之所。戊戌政變後，太后驅帝於此，無分冬夏皆居之。每日朝罷，即賜一藤椅，置台中，令帝據其上，中宮及妃嬪皆隔絕，不許通聞問。苟離藤椅，則左右監視之太監必報知。若動筆墨及閱視書籍，尤懸為厲禁。帝遂借癡騃孩氣以自韜晦。一日，帝見海子中水鳥飛翔，佇立良久，忽顧命太監，欲得彈弓取中，以為消遣取樂地。蓋內監中恒有此器，帝國見之熟也。一小內監不知利害，聞帝有命，欣然往室中取出以授帝。帝援弓發丸，果得中二小鳥。正娛樂間，不知已有他監報於太后，太后命監問訊：「孰敢以彈弓獻帝，導為淫樂？」小內監聞之，色變，知不免，乃自投於海子中以死。

太后聞之，猶罰其他監視者數人，或笞或苦差，無一免者。自是，帝有所命，內監充耳不聞矣。

日本某軍官，庚子聯軍入京時，曾任軍事駐京數月者也。

自言管領乾清宮一帶地，捕獲一內監，拘禁之，詢以連年太后待帝情狀，能舉一事者，予以銀幣一枚，否則殺無赦。內監乃曰：「宮內承值，向分班次，數月或數日一易，予輩固不能常在帝後之側也，故予自戊戌冬季至己亥秋間，僅入值五次。又以位分卑，不能窺見個中真相。然有二事常映於腦中者，至今猶耿耿不忘。一日，大雪，太后方居慈寧宮，帝在瀛台，約日禺中時，太后忽命內監攜狐裘一襲賜帝，諭曰：『爾可為帝言：老佛爺念萬歲爺寒冷，得此裘當溫暖。今日雖大雪，正吉日也。此裘鈕釦皆係金者，乞萬歲爺注意。』」又曰：『下二語須續續言之。俟帝答何語，歸以報予。』內監領命，以裘進，如太后旨。帝曰：『吾知之。』內監仍續言不已，至於十數。帝怒曰：『吾已知之，爾可歸報太后：太后欲吾自死耶？此必不能也！朕得裘，方慶溫暖。鈕釦金則金耳，於朕何與？』某覆命，太后聞之，色頓變，意不怡者累日，自是見上色愈厲，防閒愈密矣。此一事也。又一日，適為小除夕。宮中故事：例設湯團食之，以為吉祥。帝朝慈寧宮，後命以一盞賜帝，計五枚。

帝食華，問：『湯團佳乎？』答曰：『佳。』後命再進五枚，又食盡，復令重進。帝蹙額曰：『飽欲死，實不能食矣。』慈禧作色曰：『予賜汝食，汝可違乎？汝既言佳，又安可不食？』

帝勉強食盡，而不能下嚥，乃窺太后面他向時，即盡吐於袖中。三碗既畢，復連進兩碗。太后方因他事料量，不復賜與，帝均伴食。及回宮時，兩袖累累皆湯團雲。此又一事也。」

己亥冬，太后與左右密謀廢立。意既定，遂先以溥攜為穆宗嗣，諭軍機草詔進。後在慈寧宮召帝入，以詔示之。盛氣謂曰：「汝意若何？」帝叩首曰：「此素願也。」太后曰：「汝既願之，曷繕此詔，行將發布。」言已，命內侍以硃筆進，囑帝照錄一通。詔曰：朕沖齡入承大統，仰承皇太后垂簾訓政，懇懇教誨，鉅細無遺。迨親政後，正際時艱，亟思振奮圖治，敬報慈恩，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。乃自上年以來，氣體違和，庶政殷繁，時虞叢勝。惟念宗社至重，前已吁懇皇太后訓政。一年有餘，朕躬總未康復，郊壇宗廟諸大祀不克親行。值茲時事艱難。

仰見深宮宵旰憂勞，不遑暇逸，撫躬循省，寢食難安。敬溯祖宗締造之艱難，深恐勿克負荷。且入繼之初，曾奉皇太后懿旨，俟朕生有皇子，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。統係所關，至為重大，憂思及此，無地自容，諸病何能望愈？用再叩懇聖慈，就近於宗室中慎簡賢良，為穆宗毅皇帝立嗣，以為將來大統之界，再四懇求，始蒙俯允，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繼承穆宗毅皇帝為子，欽承懿旨，欣幸莫名，謹敬仰遵慈訓，封載漪之子為皇子。將此通諭知之。此等傷心之文，為歷史所僅見。論中不獨使自言甘心引退，且以其死刑明告於眾，慘何如也！且又不得不謝聖母之恩。慈禧徒以一念之私，遂不惜加害於帝身，以期達其志，亦云忍矣。相傳帝以硃筆勉錄一過。色沮手顫，屢擱屢起，始能竣事。忽咯血不止，幾暈僕於地。後惻然曰：「汝宜保重。」蓋此時後亦良心發現，不復能舉其傲狠之盛氣以臨之。向之劉季述之幽唐昭宗，陳敬則之逼齊末帝，殆又有過，雖無屬毛離裡之親，而名分上乃係母子，亦覺良心上太過不去。

嗚呼！忍哉！旋太后命內侍以藤椅至，親為整理枕褥，扶令上輿，若不勝其慈愛者。此皆慈禧詭詐欺人之術，掩飾愚人耳目者。及帝既回瀛台，而太后之顏色復變矣。翌日，立嗣之詔遂下。